

20 世纪中国杰出的语言学家、音乐家、翻译家赵元任（1892—1982），与钱锺书、季羨林等他的后辈学者一样，也是爱猫人。在他二女儿赵新那与女婿黄培云合编的《赵元任年谱》（1998 年 12 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初版）中，有许多关于他养猫的记载。这在一般的作家学者年谱中极少见。

## 赵元任养猫

陈子善

《年谱》书前的众多照片中有一张颇为显眼，正在书桌上英文打字机前写作的赵元任全神贯注，书桌一角有一只小猫，正放松地注视着他，文字说明为：“父亲很爱猫，书桌上总有一只猫”。这张照片应摄于赵元任 1963 年下半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。

赵元任对猫的喜爱也许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。他在晚年所写的《中国话的读物》中回忆道：“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四岁（阴历算法）住在磁州的时候，有个佣人抱着我在祖父的衙门大门口，满街摆的都是卖瓷器的摊子，瓷猫、瓷狗、瓷枕头、瓷鼓——现在一闭眼睛——哪怕就不闭眼睛——磁州的那些瓷器，好像就在眼前一样。”1922 年 1 月，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元任翻译的英国人卡罗尔著长篇童话《阿丽思漫游

奇境记》，一纸风行，书中就有多处写到调皮可爱的小猫。更有趣的是，按照《年谱》记载，赵元任夫人杨步伟 1945 年 6 月开始撰写《一个女人的自传》，同时由赵译成英文，不料“元任并没有一字一句地按原稿翻译，往往加进自己的意思，为此难免有不少争吵。例如元任一向都非常喜欢猫，在翻译纽海文时期的一段，夫人嫌英译中描述猫的篇幅太多，很生气，说如果不改她就不再写了。”结果想必是赵元任让步了事。

在加州大学执教时，赵元任养了一只名为 Huttier 的小猫，可能就是照片中的那只，十分宠爱。1962 年 6 月 21 日赵外出讲学前，“将小猫 Huttier 送柏克莱狗猫医院寄存（每次长期外出都要送去寄宿）。”同年 9 月 30 日赵元任日记又云：“有个小黑猫，我叫它 Whattington，来跟我们的 Huttier 玩儿。”赵新那为此加了一个注：“有一本著名的故事书讲 Dick Whittington 和他的猫，猫的名字可能由此而来。后来又把 Whittington 改叫 Whattington，因为猫是花（wha 花）的缘故。”

1963 年《年谱》中又有一条关于猫的记载值得注意：元任一向喜欢猫，日记经常



鸟度屏风里

（中国画）顾炫

有关于猫的记载。2—4 月的日记有“送小猫 Huttier 住医院”，“Huttier 的‘小朋友’Whattington 也到家里来睡”，“Huttier 脚瘸又送医院打针治疗”，“晚上打一个盹儿，Huttier 和 Whattington 两只猫打架玩儿把我打醒了”等。

赵元任其时已是 71 岁的老人了，还是那么关爱小猫。此后《年谱》中未再写到他与猫，直到 1965 年又有如下记载：

7 月 9 日，Bossou 家送元任家两只猫，元任给它们取名叫 Lacquier 和 Whattier。家里又有猫了，当然高兴，但事情多了不少。日记载：“猫玩耍得太厉害了，不

得不把它们放到厨房里”；“晚上我又打了一个盹儿，Lacquier 和 Whattier 睡在我身上”；“晚上打了一个盹儿，起来找猫进来，一点半才睡”；“Whattier 和 Lacquier 在书房里打架闹得我没能午睡”。赵新那又加了个注：“据说父亲根据猫的毛色取的名字，花猫叫 Whattier；毛亮依漆（lacquer）的猫叫 Lacquier。这是父亲养的最后两只猫。”赵元任家的猫一定生活得很开心。不过赵元任的日记篇幅浩大，将来全部翻译出版，除了《年谱》中已经披露的之外，想必还会发现许多他与猫的趣事。

## “高铁吵架”和“节制主义”

卢小波

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，据说挺好看的，还特别受年轻人欢迎。可是，在高铁车厢里开着音乐外放，就不怎么受人欢迎了。

在水天到西安的列车上，一落座就听到，平板电脑里的历史人物正在辩论，铿锵激昂。没想到，就为了这打破了车厢宁静的声音，最后逼得我和后排的乘客干了一场嘴仗。

尽管最后平板电脑的声音关了，我静下来去划手机屏，才发现手指有点颤抖，确实是被气着了。平时大家动不动说反思，基本是应付差事。只有争吵后，才会闪电般复燃。一吵完立即就想，刚刚哪一句对了，哪一句错了，哪一句硬了，哪一句软了……

比如，我痛斥他，年纪轻轻就不学好，还不如老人家讲素质。这是用年序长幼来压服他，还是本能地对厌老仇老的社会氛围愤愤不平？

高铁往来，我乘坐最多的是福厦动车，每月一来回。也是所谓一等座，那几吵得更烦人，熊孩子跑来跑去尖叫，打电话的似乎都在谈亿元大单。尤其是经过某站，总会上来几个大嗓门男女。当地人说话，发音在齿缝间，可能费劲，所以声音特别大。他们总是一落座就打电话，音量在训斥人与宣读公告之间。可那时，我为何不动怒？大家声音都大啊，我找谁吵去，再说我又没有“万人敌”的本事，哪里敢挺身而出啊。

这天去西安，车厢里才坐了十几二十人，四下安静。iPad 外放的声音，

更显得刺耳难耐。这样的环境，似乎提供了争吵的好理由。一是埋藏已久不敢露头的正义感，在恰当的时空给我画了一条虚拟线；二是对方人少，力量对等；三是基本没有围观者，无论吵输吵赢，都能泻火。

争吵的技巧，不完全比谁逻辑好，有时是力拼谁声音大，有时是比较谁想象力强（比如骂人的修辞）。节奏也重要。要有相当的语速，但咬字一定要清晰。太快了，人家听不清；太慢了，对方的语言射速就先干掉了你。

吵架的最佳境界，是控制住自己的怒气。所幸，我们都没有让脏话出口，可见理智尚存，未入险地。一般而言，脏话是暴力的台阶。信号弹一旦升空，双方必将如烈火马驹殉情，双双奔向悬崖。

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·亚当斯，演说时讲过一个亲身经历，地点是剑桥火车站。

那天他搞错发车时间，到得太早，于是买了一份报纸、一杯咖啡和一包饼干，找了个地方坐下来。边上也坐了一个男人，西装加公文包，看上去非常普通。然而，他却做了不普通的举动：忽然俯身拿起那包饼干，撕开包装，取出一块开始吃。

道格拉斯说，这就是英国人非常不擅长处理的那种情况。他只好假装没看见，努力不去注意包装已被撕开的事实，而是夸张地从里面也拿了一块饼干。他心想，这就可以制止

对方了，但这完全没用，因为过了一两秒后，这家伙又拿了一块饼干。第一次的时候，他没有开口阻止，到了第二次就更加难以启齿了。

就这样，你一块，我一块，吃完了整包饼干。他说，这包饼干只有八块，但感觉像过了一辈子。最后，没有饼干可吃了，那人起身走开。走之前，还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然后，饼干主人瘫在了椅背上，刚才形势太紧绷了。

道格拉斯幽默地推测，假如这件事发生在洛杉矶，“很快就会枪声大作，直升机蜂拥而至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（CNN），等等等等，你懂的……”

不过，故事还没完。过了一會兒，车来了，道

格拉斯喝掉咖啡，拿起报纸，才发现自己的那包饼干完好地躺在报纸下面。原来，他才是那个侵犯者，他才是被对方视为可怕威胁的那个人。

我喜欢这个故事，是它暗藏了“节制主义”的冲突观。两位绅士发出对峙的信号，但绝不超越限度。他们想象着冲突前景的恐惧，以此控制自己的冲动。

## 广东人和羊肉

任溶溶

广东人不少人那么热衷吃羊肉，他们是把吃羊肉当作进补的。我小时候就没吃过羊肉。我不爱吃羊肉，讨厌它那种腥味。大人到什么桥去吃羊肉，我就不愿跟去。

只有到了上海，习惯上洪长兴吃羊肉。困难时期，更爱到天蟾舞台后门吃摆摊的涮羊肉，并学北京话，天天去那里，过得很开心。那切羊肉的叫快刀刘，很有名气的。困难时期，洪长兴把生意给他，让他摆摊，后来据说他到清真食堂工作了。我也常去吃大众锅涮羊肉，有一位服务员胡琴拉得呱呱叫。

智者总是这样，外表看起来像是众人。

回头想想，我碰到的这个小伙子，对着晃动在鼻子半尺近的指头，没有失控。他也算是具有节制美德的人了，即便他此前百般无礼，冲着这一点，我也佩服他。

斯宾诺莎说，节制就是对生命冲动的自愿调节，是对我们生存能力的合理肯定。由此视之，我在冲突中见好就收，说明生存能力还不错，将来会活得长久一点。

广东人不少人那么热衷吃羊肉，他们是把吃羊肉当作进补的。我小时候就没吃过羊肉。我不爱吃羊肉，讨厌它那种腥味。大人到什么桥去吃羊肉，我就不愿跟去。

只有到了上海，习惯上洪长兴吃羊肉。困难时期，更爱到天蟾舞台后门吃摆摊的涮羊肉，并学北京话，天天去那里，过得很开心。那切羊肉的叫快刀刘，很有名气的。困难时期，洪长兴把生意给他，让他摆摊，后来据说他到清真食堂工作了。我也常去吃大众锅涮羊肉，有一位服务员胡琴拉得呱呱叫。

## 谈恋爱究竟谈什么？

薛舒

连续写了好几个中短篇小说，内容大多是关于当代城市生存环境下的底层生活，譬如，写一位单亲妈妈养育先天智障的儿子，写一群临终医院里日夜陪伴在病人身旁的护工，写一个已然进入老年却还要照顾患病母亲的老男人……这些小说，多是通过一个个“病例”，走进众多普通人的生活，由此探究某些人群的心理困境和精神困境。那段日子，我沉浸在对“病态”的研究中，因为我小说中的角色是病人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，我自己也近乎要变成“病人”。每开始写一个小说，就会伴随着一段时间的压抑、困顿，以及来历不明的忧郁，直到小说写完，还久久不能跳脱出来。这样的感觉，持续了两年，我想，我需要暂停对“病人”的书写了，也许可以换一些题材，写写那些美好的、浪漫的、轻松的故事，比如，爱情。“爱情”真是有魔力的两个字，它让我忽然蠢蠢欲动。那就写一个吧，摒弃功利，让自己不受世俗的干扰，回到纯粹的情感世界，写一个谈恋爱的小说。

于是打开电脑，在文档上打下“谈恋爱”三个字，权且作为标题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写了，首先要有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，就像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一样，我给他们起名字，女人叫苏羊，男人叫马尚。我扮演起了上帝的角色，我要给马尚和苏羊创造至少一次际遇，要不然，他们怎么能在芸芸众生中彼此认识？好的，我把他们安排在旅途中，青藏高原，湛蓝的天空下，神湖羊卓雍措边，一切都是那么纯洁美好。我还要给他们制造一些矛盾、一些交集，要不然，他们又怎么会彼此相恋？我让他们一个是敏感而自卑的作家，一个是散漫而犹豫的摄影家，他们必须有不同的出身与性格，以及莫名的误解与无理由的和解。虽然我没有上帝的“禁果”，但我竭尽所能地为马尚和苏羊提供一切，因为我期待爱情能开花，能结果，然后留下悬念，以待关于婚姻、关于繁衍、关于亲情的后续故事，当然，那是另一些故事……就这样，我在电脑上创造着一个恋爱的世界。两个月后，我为中篇小说《谈恋爱》打下了最后一个句号，与此同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马尚和苏羊并没有像亚当和夏娃那样修成正果，甚至，他们没有让彼此成为自己真正的恋人，他们只是完成了一场“谈恋爱”的过程，然后，分道扬镳。

我不得不失望地为这篇叫《谈恋爱》的小说命名为：一个离爱情相去甚远的爱情故事。我对自己也开始失望起来，我怀疑，对“爱情”，我早已失去了年轻时的激情与纯粹，是不是，我已无法写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？

多日后，带着疑惑和不甘，再次阅读已经完成的小说《谈恋爱》，读到最后一段，忽然释然。“离起飞还有十分钟，苏羊拿出手机准备关闭，发现马尚一分钟前发来的信息：人类总是误以为鸟会飞翔是因为它们的身体足够轻灵，事实上，轻灵翅膀不足以烘托一个躯体腾空而起，所有会飞的动物，都拥有一对力量超强的翅膀。苏羊给马尚回了五个字：我要起飞了！

马尚没有再回复。不知道谁说的，那句话，在脑海中浮现：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。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，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，爱情只是伪币。

我的女主角苏羊已经不再自卑，她通过谈一场恋爱，解除了自我的渺小感，那份以爱情的名义出现的“伪币”，她不再需要。

如此，我终于相信，对爱情的理解，我已无法摆脱巨大而又庞杂的生活。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：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在谈什么？

只是不知道，这算是成熟，还是逃避。

我又想到了意大利画家乔治·莫兰迪，这位以简约著称的画家居然也画莲荷。他把莲荷插在了瓶罐，画成一幅淡雅的静物，它是那么地清雅、静穆，不知此灵感是不是莲荷启示所予。

印象派画家莫奈晚年，在靠近塞纳河的吉维尼小镇的花园里建了池塘，种植了一大片莲荷。他在日式的蓝色或红色的弯弯的拱桥上踱步，思索着田田圆叶和倒影之间的韵味，蓝天在水中翻出的精灵（睡莲在法语中读作“Nymphéas 南非阿”，有“水中精灵”之意）；他气喘神定地端坐在杨柳岸，眺晓风、看残月映入，紫色的朦胧展示了暮色的精灵。莲荷化作了他的灵魂，成就了他的生命意义。

一张小小的叶片，一朵小小的莲荷，竟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。我想，或许自然的物态和人的生存环境，它们之间是一种交流，也是心、情、物的一种融合，或许，这正是产生启示力量的源泉。

十目谈  
宛在水中央  
责编：杨晓晖

莼菜那般诗意，采莼菜却很辛劳。喝一碗莼菜汤，最好一滴也别剩下。

